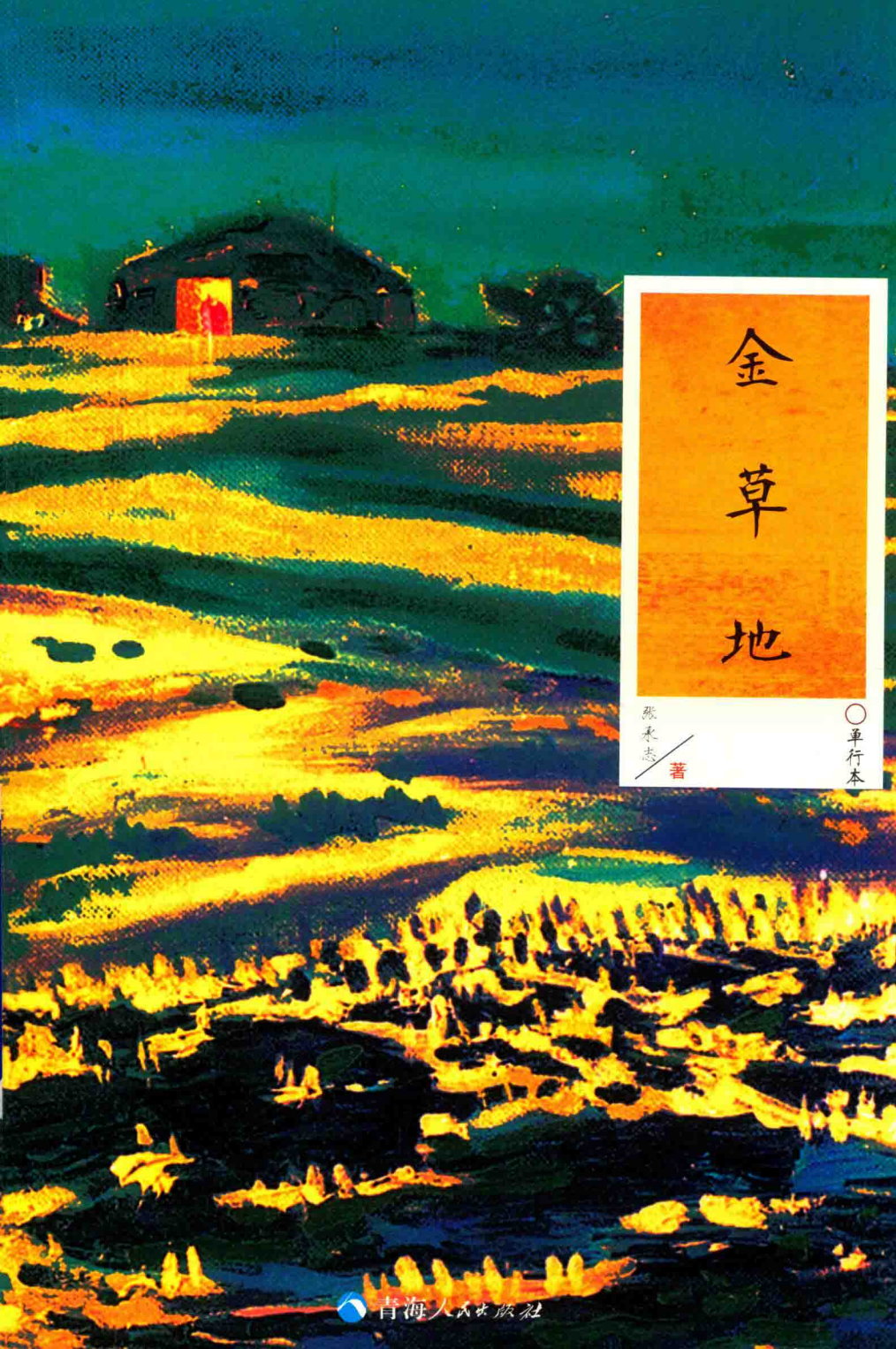




金草地

张承志

著

○单行本



青海人民出版社

金草地

张承志

著

○单行本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草地 / 张承志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225-05586-2

I . ①金… II . ①张… III .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0740 号

金草地

张承志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五四西路 71 号 邮政编码: 810023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0

网 址 <http://www.qhrmcbs.com>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586-2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 者 像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辽阔无边的入口	• 1
53 •	[第二章] 雪地上的马蹄印
[第三章] 世界的一些声音和影子	• 95
113 •	[第四章] 你是大陆的儿子
[第五章] 追忆和开始	• 207
233 •	十遍重写《金牧场》 (代后记)

[第一章] 辽阔无边的入口

【一】

生命，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生命像音乐和画面一样暗自挟带着一种命定的声调或血色；当它遇到大潮的袭卷、当它听到号角的催促时，它会顿时抖擞，露出本质的绚烂和激昂。当然，这本质更可能是卑污、懦弱、乏味的；它的主人并无选择的可能。

我目击过这样一次生命的诞生——

马群里有一匹灰白寒碜的老骡马将要分娩。牧民 B. T. 认为这匹将生的马驹应当是一匹如漆的黑驹。但是他的话无人相信，因为老骡马的皮色简直像一团肮脏的硝碱，像一堆沾着尘土的肠衣。那天的夜漆黑得不见马耳，灰骡马在一块箭草地上抽搐着卧倒了。

整整三天三夜，她在那里卧着，抽搐着嘶吼呻吟，那块箭草地磨成了秃沙滩。

第三天夜里又漆黑如墨，我蹲在地上手里牵着笼头，可是看不见自己牵的马。牧人 B.T. 掏出一把尖刀子，挨着我也蹲下来。他那半扇车轮般的胸在“呼，呼”地喘。他在黑暗中突然大声自语起来：

“喂——若是伤着你的前腿的不是你父亲红儿马而是我的刀，——那么跑不远的黑骏马能相信我是好心吗？喂——若是伤着你的后腿的不是你的母亲白骡马而是我的手，——那么夺不了标的黑骏马能相信我是真心吗？”

我听得毛骨悚然。

我只记得那如漆的黑夜。

我什么也看不见。可是我看见了——只有我在旁边。我看见了一把攥紧的尖刀从那神秘的门户里插进去营救一个诞生。我看见了那衰累的骡马在痛苦和喜悦中抽搐呻吟——她的鸣声曾使我联想到一个真正的女人。我看见了草潮屏息不语。我看见了黑暗从四下潜来围护。牧人 B.T. 最后大吼一声，一团湿淋淋黏乎乎的血块重重摔在我的膝上。我看见了一匹骏马的诞生，一个高贵的生命的诞生。

天亮了。

在喷薄的晨曦中，小马驹站了起来。我惊奇地不知所措。它浑身漆黑，如烟似墨。

“你怎么知道呢？你怎么知道它是黑马呢？”

牧人 B.T. 说，因为它的母亲在诞生时，也就是说，灰白骡马在还是匹马驹子的时候，曾经是这种高贵的黑颜色。

原来，色彩就和音符一样，早在诞生之前，它早已藏在精血之中，注定了本质和命运。因此，应当承认生命就是希望。应当说，卑鄙和庸俗不该得意过早，不该误认为它们已经成功地消灭了高尚和真纯。伪装也同样不能持久；因为时间像一条长河在滔滔冲刷，卑鄙者、奸商和俗棍不可能永远戴着教育家与诗人和战士的桂冠。在他们畅行无阻的生涯尽头，他们的后人将长久地感到羞辱。

我崇拜生命。

我崇拜高尚的生命的秘密。我崇拜这生命在降生、成长、战斗、伤残、牺牲时迸溅出的钢花焰火。我崇拜一个活灵灵的生命在崇山大河、在海洋和大陆上飘荡无定的自由。

【二】

那是在十年里的第一次进入天山。背包里掖着一本哈萨克语教本，脚上穿着那双穿旧了的马靴。天山人没有发觉这双马靴的式样个别。汽车在疾驶的时候，一道苍郁的绿色明亮的山脉顶着透明的冰雪，在路左千姿百态地一字摆开。那是眼睛的盛宴。那时双眼应接不暇地对着神美的天山饱览秀色，眼睫贪婪地眨闪着吞下晶莹的冰顶、暗蓝的阴坡松林和阳光满洒的嫩绿明亮的山麓

草原。那是语言的海洋，夏台河旁的那个用圆松木砌成的小村庄里有九个民族，每走一百米可以听到四五种语言。但是那里气候酷热，双颊上被阳光中的紫外线灼得结下了两块紫红色的疤，有几天只能啃些干馕，喝些没有颜色的陈茶水。但是那峰峦上的冰雪千年不融，雪白中幻射着醉人的蔚蓝。阳光照得透亮的山前草坡上满生着野葡萄、黑醋栗、碧绿的荨麻叶和水汪汪的骆驼尾草。第一次踩着湿漉漉的草地走向天山峡谷的时候，心里兴奋得想唱一支歌。可是每一支歌都刚刚唱了半句就被抛弃了，因为在那么美好的山地里不能唱不伦不类的歌。谁在那样的草地上朝着幽密的蓝色松林走上一程，谁就会知道应当为自己也为天山寻找一支真正美好的歌。

蒿子草摇曳得悲愤沉重。望着它密麻麻的哗哗抖响的稜秆，人心就掀起久久的激动。它像是坚忍地隐蔽着埋头藏姓，它像是一道冷漠的屏障般挡住了一切。它大概在二百年里一直沉默着忍耐着，它宁愿埋没真实宁愿牺牲真相宁愿永世不求公正的裁决和理解，也不让它不信任的人突破这道黄褐色的柔韧的屏障。它摇曳着一丈多高的蒿秆和灰白的草穗子，在焦旱的黄烟滚滚的秃山裸岭上构筑了一道警惕的城墙。可是杨阿訇在前面大步走着，他在决定为我引路时激动得面如重枣。蒿子草的大帐扯开了。坚城闪出了门户。我踏进了谜底。那谜底是一座青砖砌成的梯形墓，它浑身粘着斑驳的苔藓。我大步走近了它。我应当记住：是我本

人大步地走近了它；是我本人踏进了一个无人知晓的谜底。

五一节清晨他就觉得空中飘游着一个信号。车进伊犁城时，他目不暇接地看风景，直到忽然觉得气促才留神到那个信号和气息。车进伊犁城时两颊上拂着新鲜的风，路旁络绎不绝的行人衣着鲜艳。他在看见一排穿着一模一样的淡青连衣裙的维族姑娘时，险些喊出声来。多么爱美的民族啊！他觉得七八个姑娘穿着一模一样的连衣裙上街，这简直不可思议。就在那时他辨出了一股气息：街道两旁苹果树正怒放着第一批鲜花，苹果花香强烈地冲荡着，呛着人的嗅觉。伊犁河上翻着浑浊的野性的浪，伊犁河的浪头上也夹带着同样馥郁的苹果花香。沿着原野，沿着天山，沿着白杨林里那一排排涂成淡蓝色的小屋，苹果花香在放肆地奔跑和冲荡。小伙子们都发疯般地奔跑起来，赤脚踩着冰凉的沙滩。他喘息着，大口大口吞咽着浓烈的花香，望着伊犁河快活得头晕目眩。他说不出话来，他迎着一道道激烈的苹果花香的气流急促地喘息着，吞咽着那呛得他气促的伊犁河谷地的春天气息。

面如重枣的杨阿訇举起一只手。那只手臂和他下巴上的银胡子都在颤抖着。瓦蓝的天空早得没有一丝云影，四野只见静静的黄土山岭在起伏中凝固，蒿子草长得比芦苇更高，灰白的穗穗和焦干的宽叶剧烈地摇着，闪出一条秘密的路来。他的鞋里已经灌满了沙土，他顺着蒿子草闪开的小径，顺着那条颤抖的手臂指引

的方向，大步地往里走。哗哗的草啸不屈地奏响着，他觉得自己的心也颤抖了。后来看见了那座被教徒们密藏了二百多年的青砖坟墓。杨阿訇望着他，颤抖的手指僵了，唇角抽搐着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杨阿訇。”他倔强地仰起下颏说。我知道二百年里你们没有告诉任何人。二百年前官府悬赏追捕时你们没有说出去；二百年后事过境迁历史已经遗忘了你们仍然缄口不言。我知道你们想对我说这件事只告诉了我。早得蓝晃晃的天空中阳光炫目。四野荒凉的黄土山突然噤住。杨阿訇的嘴角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来。他脱下了鞋，赤脚踩上了滚烫的沙土。他望了望那高远的蓝天，蓝天上像画着一个触目惊心的符号。他噔地跪下了。杨阿訇一刹那间热泪纵横，泣不成声。哦，我跪下啦，我的双膝今天跪在一片灼烫的黄沙土上。密集的蒿草遮天蔽日，在蒿草深处，在我面前低低卧着一座青砖的坟墓。它满身苔藓，风剥水湮得那么古旧。但只有它记载着真实，记载着历史的可耻。杨阿訇高声吟诵起一段“苏热”，蒿草丛和山野里拔地而起地冲出一支悲怆的哀乐。他没有低下头，他倔强地迎着毒早的斜阳跪着。在这哀乐和《古兰经》流畅的诉说中，他的心和第一次跪屈的膝一齐抽搐。他恐怖地感到自己在这一刻里的蜕变。视野哀伤悲怆只向这旱渴的蓝空倾诉。当“苏热”被吟唱起来的时候，古老的阿拉伯语不再费解，它只是饱含着今世和现实不能达到的追求。世界和彼岸、憧憬和来世就这样为你打开了大门。西海固，你贫瘠的甘宁青边区，你坚忍苦难的黄土山地，你在杨阿訇为悼念先烈的“苏热”中松弛了，

打开了紧锁着的心扉，把一腔感情向这雄浑的大陆倾诉。

【三】

你们真的还想听我讲这种蒙古故事？

那个老太婆那个蒙古女人还有那匹黑马，你们不是已经知道已经腻烦了么？

别这样看着我

你也应当负起责任。你凭什么把这一切的责任都推给我，难道你和那片草原无缘么。难道不正是因为你这家伙的缘故，难道不正是因为你这小子爱诌酸诗唱酸歌在知识青年会上说酸话，——他妈的弄得我才迷迷糊糊干了这么一行变成个不伦不类的说书匠了吗！

而你倒舒舒服服地藏著

你狡猾地说：我废物，我没出息

而我已经拆了回家的老桥

你逼我卖血为生

到了今天——

知道吗我只有不管真信假信我非得坚信你是我的铁杆朋友。我非得拼命回忆那时候在草原上你念过的酸诗。我非得想象着你在关切地注视我虽然你早把我忘了。我非得在心里臭骂你然后再反省为你解释说你生活得太难了么——凭什么呀！你妈的！

难道那片大草原是我的私人自留地吗？

我又不是蒙古人

知识青年又不光是我一个

嘿！你醒醒别他妈的假装打盹呀！

但是我们毕竟有着骑手的友谊。包括你这个混蛋我们毕竟是大名鼎鼎的草原的骑马的知识青年。我挑不着更好的啦我只能认倒霉地承认我只有你们几个朋友。而且我忘不了那次谁谁结婚；那次你被白酒一灌一下子露了你的本相。那天你语无伦次满嘴汉加蒙的奇怪语言。你满嘴都是“我们队”“我们家额吉”“我那匹红马比你那匹白马好”。我盯着你我亲眼看见你兴奋得手舞足蹈身心坠入了深深的疯狂。于是我又激动了又差点他妈的要哭。我宣布你儿子出身革命青年。

我又能接着卖血啦，我的朋友。

可是那顿喜酒里有人骂了我们他们讨厌我们的狂态。他们甚至认为我们在表演。有个杂种说啦：“哼，又不是人家的亲孩子，干嘛一嘴一个我们家我们家的？”他们接着嘲讽说：“既然那么亲，干嘛还非回北京呢？”

我们不再奢求交流。我们开始变得比他们更冷淡。我们懂得了：谁和他们说草原谁傻×。再遇到有人提到草原二字时，我们开始翻白眼儿。让讨厌的臭鱼烂虾高谈阔论骏马，让全世界的王八蛋去歌唱草原吧！我们甚至学会了一点恶毒。比如我曾遇到过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当她闪着天真纯洁的大眼睛，向我讲述她在

暑假里去百灵庙草原游玩的事时我说：“你去的那个地方是个狗屁。你少来这套假浪漫吧！”她痛苦地眨闪着美丽的长睫毛，而我却说说不出的痛快。真的，她怎么他妈的可能理解春天催奶的哲勒根草，理解陷在白茫茫的草地里的不冻的青营盘，理解我穿得稀烂的那三件褴褛的皮袍子，理解我们知识青年中的姑娘们脸上的红冻疤，理解我们的贫穷和受罪，理解我们的绝望和奋斗，理解我们那片丘山纵横、牧草丰盛、养活着牧民也养活过我们的大草原呢？

就这样，草原沉没了。草原变成了一片海底的陆地，变成了一个不为人晓的秘藏。我知道，在芸芸众生纷纷世界中它已经被深沉地隐蔽。我们习惯了并谅解了人们，我们更知道了要珍藏自己。我们不再因付出过感情就急于反驳。我们开始承认了人情和世俗的强大。但是也许我们还没有成熟，也许就因为那个青春的夙愿，我们仍然时时发现自己的血液里奔涌着一股力量，那是一种不可制服的自由激烈的神力。我们在奔波谋生时，时时觉得梦境就在脑海里萦绕不退，心里胸膛里仿佛摆开着一幅历历在目的地图。那地图里浮现着一块块清晰的山坡和一条条亲切的小路，青濛的草根和露出草丛的黑石头隐现其间。哦，草原，我们轻声地自语道。是的，草原仍留在我们尚还年轻的心里，使我们不觉间变得深沉博大。尽管它时时使我们感到痛楚，尽管正是因为它我们才觉得自己的青春去而不返，而且残缺不全，但我们仍旧沉浸在一种独属自己的永恒体会中。在这种美好的体会中，我们惊

异地发觉自己已经获得了一个庄严的蜕变，我们自己已经成为了一种神奇的新人。在我们的血液里，已经汹涌缓重地流动着一种宝贵的素质，它像骏马一样激烈不屈，像木轮的勒勒车一样怀着渴望，像双句的叠唱一样深沉又单纯。我们在内心深处感到惊喜，胸中涌漾着莫名的感激。哪怕人们再加十倍地嘲笑和贬低吧，哪怕不偏不斜的准则把我们的这一套看得一文不值，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内心中守卫了自己，守卫了自己心中最高贵的、千金难买的一个梦。

我的朋友们，我的穿着布面稀烂、虱虫成团的破蒙古袍子，骑着一匹在冬季里消瘦得骨架嶙峋的马儿，在零下三十五度到四十度的风雪中驰骋过的朋友们，你们同意我的讲述么？在我们诀别草原二十年之后，在我们突然发现往事真的完了、人生真的已经不长的时候，我们不是猛然间想起了那个梦么？我们不是觉得该把这个梦，连同那几匹身材不大的马、连同那辆吱吱响着的木轮车，都告诉我们的儿女么？

梦境没有这样的。梦中不会有两匹骏马。后来隔了十年二十年读了《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我仍然不相信那个梦境。黄马用力地弯弯地把脖颈弯下来曲下来使劲用柔软的毛茸茸的唇去触自己的胸脯。额吉那天居然也笑了。额吉是个严峻的人但是她笑了。黄骠马弯着的脖颈光滑得像玉像瀑布像一匹流淌泻下的金缎。草潮在沙沙议论。后来隔了十年二十年只要我心里恶心只要我觉